

黃金組

優等



王慧綺

從小喜讀歷史、推理、科幻小說，二十年前試著書寫，曾榮得《中國時報》夏瑞紅主編的肯定。

雞腿阿嬤

在我之前，母親有一個女嬰，出生不久即夭折。懷我的時候，母親擔心又是個女兒，心緒忐忑不安，阿嬤代她去算命，算命仙安慰阿嬤：「妳不要小看這是個女孩，她不但會招來弟弟，以後妳的兒子及孫子都要靠她哩！」

不知是因為算命仙這一句話，抑或是我從小乖巧聽話、課業成績不錯，阿嬤對我特別好，家中每逢過年才會出現的兩隻雞腿，她一定讓我獨享其中一份。

二歲半時，阿嬤陪同父親至臺北工作，懷有身孕的母親帶著我暫時回到嘉義娘家，一住就是五年。如果母親偶爾上臺北探望父親和阿嬤，我最盼望的就是她帶回阿嬤給我的大雞腿，我常嚷著要見「雞腿阿嬤」。

我讀小二，大弟五歲，父親工作穩定了，母親才帶著我和大弟北上，一家團圓。我清楚記得那天踏進臺北租屋處的驚嚇——怎麼這麼小、這麼擠？約一·五坪的狹小「雅房」，浴、廁、廚房需與房東、租客共用，一層只有二十坪的公寓裡面住了十五人。我住的嘉義外婆家，可是有前後大、小花園，有大魚池、大廳堂、大飯廳啊！那天，微胖的雞腿阿嬤，身著兩截式深灰色七分衣褲，頭髮挽著髻，耳垂勾著小金環，她笑笑地看著離開五年後才第一次看到的我，拉拉我的小手，安頓我那顆

極度不安的心。

阿嬤每天帶我上、下學，經過平交道時會再三叮嚀，要等柵欄打開才可以通過；她教我認識公園及路邊的花、草、樹木；魚腥草可以解毒，誤食夾竹桃會失語，咸豐草、金銀花、野葛根草可以治感冒。

阿嬤自小生活在嘉義奮起湖山區，略懂草藥，她常提醒家人要顧好身體，因為以我們這樣的經濟狀況，生病是奢侈的事，所以一家老小只要感冒，都是靠著阿嬤到附近公園、校園摘藥草治癒。

母親去世那年我初二，大弟小六、小弟三歲，阿嬤要照顧小弟兼做家事，雖忙碌但不肯讓我幫忙。阿嬤從未受過學校教育，卻深刻了解教育的重要，她不但沒有老一輩人重男輕女的觀念，還在生活起居上獨厚於我，她說我是女孩，不可與弟弟同寢，即使家中貧寒，我仍擁有獨自的床舖。她不識字，每每看到我安靜地埋首於書本，總是對鄰居誇讚我用功，每學期領獎學金。其實，我常是快快寫完功課，就低頭猛看小說哩！

那些年，父親薪資少，要養活一家五口不容易，他想藉由股市賺錢，但手中籌碼極少，加上急躁的個性，終究無法在股海翻盤，生活更加困頓。為減輕家庭負擔，我由省女中轉入商職夜間部就學，開始半工半讀，以打游擊方式，在父親就職的公

司裡，為請產假的女性員工代班。

當時我心裡常有不平，不願接受為何同學們能順利就學，而我卻需如此；當同學還有餘錢購物時，我的身上除了唯一的學生制服外，沒有一件外出服。

阿嬤為了讓我比別人看起來乾淨整齊、不被人看輕，她會在我工讀上班前，預先熨好我的學生制服，使我整日清爽。當年公司位在家對面，每日中午我可以返家用餐，阿嬤知道我喜食魚類，想方設法逐日更換菜色，有乾煎的黃目鱧、肉鯽魚、黑鯧，也烹煮出醬油三層肉、薑鹽烘雞肉等美味可口的飯菜，只是至今仍無法理解，她如何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，變出那些菜色。

一九六二年（民國五十一年）臺灣霍亂「大流行」，全臺風聲鶴唳。報載虱目魚以人的糞便為食，帶有霍亂病菌，全面禁止銷售，但市場魚販仍暗中將虱目魚掐頭去尾，只留肚腹販售，價格極為低廉。我們平日吃不到魚肉，遑論虱目魚，阿嬤趁此時機每天上菜市場採買新鮮虱目魚，將魚肚煎得油亮、焦黃、香味四溢，我們開心吃著，像是「天天過年」，平安度過霍亂危險期。

一九六五年（民國五十四年）我讀高一，有一回放學回家，發現阿嬤赤腳屈膝跪在地上，以抹布用力擦洗溢滿麻油的磨石子地板。當年的麻油是昂貴補品，家中僅有一瓶，怎能受得起此等失誤！況且打破後，麻油散膩在凹凸不平的磨石子地，善後很困難。

我大驚：「您打破麻油瓶？」

阿嬤淡定地回答：「毋要緊，打破了，擦乾淨就好。」她雙手不因說話而停頓，不停地上下左右，繼續抹淨，擦完一處，再擦另一處。

我最愛在阿嬤得空時，聽她講嘉義內山（臺語：深山）的故事。阿嬤十六歲時，獨自在住家的深井汲水；阿公當年十八歲，四方臉、寬額、濃眉，身材高大壯碩，彼時，他正受東家囑咐到內山踏勘找草藥。阿公路過小村，看到一名膚色白皙，身材苗條，梳著粗大長辮的少女正在汲水，他一見怦然心動，立馬上前要水喝。阿嬤回頭沒說話，只用清亮的大眼直視他，同時身手俐落地汲水並遞水給他喝，此舉讓阿公更加著迷。一週後，阿公的東家派管家前來說親。外曾祖父以家內尚有三名姊妹未婚嫁為由婉拒，但阿公的東家態度積極，連續談親三次，外曾祖父只好應允這門親事。

阿嬤嫁入阿公家時，方知他是從福建來臺謀生的窮苦兒，父母雙亡，家徒四壁。婚後一年，阿嬤生下我的父親，阿公非常高興，但也深感背負著家庭重責大任，他毅然向東家提出辭呈，隻身深入人煙稀少的內山，沿著彎曲山路徒步向前行，探訪奮起湖到阿里山的原住民部落，沿途尋採草藥，兼做山產買賣。

阿公很有語言天分，他自行學會各種原住民語，因和原住民溝通的態度誠懇，

數次交易經驗後，取得他們的信任，從此，阿公成為嘉義市唯一能向原住民採買山產的商人。

阿公三十五歲的某天，在內山（著者注：內山，臺語。意指「深山」）採買受到風寒，高燒不退，發出囁語，喝草藥已無用，情況相當危急，阿嬤連夜由內山狂奔下山找醫生。山路在皎潔的月光下能見度尚高，四周不時竄出野猴子，阿嬤顧不得害怕，拚命趕路求醫；走到半路，突然聽到一陣陣沙沙聲，在一片靜悄悄的山區響起，聲音愈來愈大，響如暴風雨來臨前的狂風吹襲，阿嬤迅速躲藏在在一塊巨石後，屏聲靜氣地等待。不久，來了一群約四、五十隻的果子狸，牠們由一隻個頭特別巨大、強壯的果子狸帶領，整齊列隊通過，阿嬤等待牠們走後，才驚魂甫定繼續趕路。

又有一次，阿嬤夜晚巡視豬仔，第二天要餵豬，發現整欄的豬仔竟然全不見了！定睛一看，才知道居家附近發生土石流、走山了。

多年山居日子的細心觀察，阿嬤能依照天候的變化，精準預知氣象。她告訴我：「早出日、不成天，雨呢歇午、會落額哭；魚鱗天，不雨也風顛。」意思是，清早見到陽光，不見得全日是晴天，下雨天若在中午暫時停歇，就無法預測雨會下到什麼時候；天空若出現魚鱗般的卷積雲，可能惡劣天氣即將來臨。年歲漸長，讓我逐漸明白天氣的諸多變化，譬如人生種種，豈是依事情的表相能定奪。

不到十年光景，阿公成為一名出色的商人，他曾購置嘉義市區的大店面做山產批發商，又陸續買進連綿山坡地，土地之多，光是走路，就要花費一小時才能走完所屬田產的全程。阿嬤雖然開始過著擁有多位傭工的富裕生活，但仍然親力主持家務。

阿公操勞過度了，不到五十歲突然因病去世。父親在慌亂中接手生意，因不熟稔，幾次的投資失利，家產盡失，但在我的記憶裡，阿嬤未曾懷念過去在嘉義的好日子，或怨歎跟隨父親搬來臺北的困窘生活。

我高二時，阿嬤遽爾辭世，平日喜愛和阿嬤暢談世事的父親，突然變得沉默不語。他經常在半夜三點摸黑出門，獨自徒步到行天宮參拜、灑掃宮廟前庭；假日裡，父親要我陪著他到郊區的各大寺廟參拜。父親孤單、寂寞的身影，讓我很難過，不知道如何安慰他。

阿嬤走後，我們的苦日子才真正來臨。父親投資再次失敗，家中有一餐沒一餐，債主紛紛上門，父親躲到不知名的地方，僅留十七歲的我，帶著大弟及七歲的小弟面對。

某天，一位債主上門，他用力拍打木門大聲叫囂，當時大弟外出，我趕忙叫小弟躲進臥房。一開門，看到一位瘦高的男士，喝問我父親的去處，我說不知道，他更加生氣，臉上的五官扭曲，模樣恐怖，原本揚手要打我，後來不知為何沒打。他叫罵著並恐嚇我：「明天！我就到你上班的公司找你的主管，讓大家知道你父親欠錢，

妳等著吧！馬上就會沒工作！」

我不怕大家知道我家欠債，但一聽會「沒工作」，心裡慌亂直想哭，但即時想起阿嬤曾在打破麻油瓶時說：「毋要緊，打破了，擦乾淨就好。」我馬上對他行個大鞠躬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我的父親不是逃債，他只是一時還不了，等他有了錢，一定會設法慢慢還的。」債主才一面咒罵，一面離開。

後來，父親外調離島，按月還債，直到退休前十年還清債款。

不堪債主時時臨門的驚擾，大弟決定離家尋找他的未來。行前問我：「以後的日子怎麼過？」我說每個月有六百元薪水，省點用就好。大弟好意提醒我：「小弟這麼小，妳沒有能力養他，把他送走吧！」

我憤怒的回答他：「別亂講！我能活，他就可以成長。」

和大弟對話時，我正踏在當年阿嬤打破麻油瓶，用力擦拭的那處磨石子地板上。我開始拾起阿嬤的工作，擔起一家之主的責任。早上六點半，到工讀的公司洗杯子、擦桌子，七點半工作完妥，在位子上打打珠算，八點送公文。因在夜校擔任班長，下班後須趕著五點半學校的降旗典禮；晚上下課後，立刻回家手洗我與小弟的衣服，尤其是小弟的卡其布制服，遇水後特別沉重、難洗，瘦弱的我常與衣服奮鬥，每天都是過了午夜方能就寢。

婚後，我住進婆家，把相差十歲的小弟也接來同住。婆家人從不嫌棄小弟，視他為家中一分子，他們認為：「只是加一塊碗，一雙箸。」婆婆更是常說：「加人加福氣」，「有好因緣，才能聚在一起」，非常歡迎我的小弟來住。

小弟也很爭氣，專心求學，一路讀到德國公費電機博士學位；之後立業、成家、生子，我對阿嬤總算有了交待。

年少時，見識過阿嬤在艱困的日子裡，不怨天尤人、勤儉持家的功夫；她的修為，讓我想到「巧的食躉的，躉的食天公」的閩南語俗諺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一直覺得人世間只要肯努力，天助加上自助，沒有過不去的難關。

阿嬤去世三十七年後，我的大女兒完婚、生女，每當外孫女甜甜地叫我「阿嬤」，總讓我想起不知從哪裡變出魚肉飯菜，養育我長大的「雞腿阿嬤」。

* 評審評語

阿嬤的形象很鮮明，家庭情況也很堪憐，敘述者的堅強和感念阿嬤的心情描述得相當入微。在短短的篇幅裡，包覆了家庭眾人的遭遇和親人情感，完整描寫故事，呈現了家庭景象，且文字簡練，敘述節奏勻稱，相當有功力。

——蔡素芬

* 得獎感言

首次參加徵文得獎，喜出望外，感謝新北市文化局的用心及評審老師青睞。書寫家族史，可以在文字中與親人再次重逢，並藉由回顧，使我更加認識自己。

得獎除了歡喜與感恩外，我對阿嬤也有了交待。